

百週年
上海歷史演義〔四〕

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三一回 |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|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 |
| 第三二回 | 海外征夫呼號天日 | 閨中蕩婦漏洩春光 |
| 第三三回 | 顏如渥丹心甘割愛 | 黨名拆白鼻祖遐稽 |
| 第三四回 | 小朱嫖妓險喪生 | 書玉逞嬌多負債 |
| 第三五回 | 林黛玉掌中玩名士 | 謝金花邸內侍王爺 |
| 第三六回 | 弱國不自強終爲奴隸 | 同鄉堅團體可勝甲兵 |
| 第三七回 | 保護治安謳歌渥濱 | 提倡迷信玷辱官方 |
| 第三八回 | 奇男怪女說部多材 | 遺母留雛行人淒絕 |
| 第三九回 | 康聖人率徒求庇護 | 關會審受辱起風潮 |

四集
目次

四 集 目 次

第四〇回

十三窺魄彈雨鎗林

億萬家財風流雲散

最近百年

上海歷史演義〔四〕

南沙 張恂九著

第三十一回

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駕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却說廣誠信店夥久待顧客不至。試取一隻固封之磁缸驗之。詎知變成泥土。並非烟膏。方悟爲騙子。蓋彼早備同樣之缸二組。馬車之一出一入。已以羊易牛。及經覺察。此馬扁之匪徒。早如鴻飛冥冥。可知姦盜邪淫。百出其計。上海無所不有焉。後來鄧學松爲鄭子蔚導入迷途。流連忘返。胡寶玉與之訂嚙臂之盟。其遊資告罄。致家書於父母。囑匯款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至上海。爲求學之費。其父初不允。後屢函匯款。父始疑之。知上海花
花世界。恐有不正当事發生。爰遣心腹夥友趕到上海。挾學松以歸去。
統計耗去銀四五萬兩。不過鄭子蔚安得有斯。此爲廣東人嚮導華僑
之黑幕。子蔚大概入囊萬數千兩。此層至今猶無人揭破。上海自通商
以後。社會變幻情狀。日多一日。服官斯土者。倘能取媚於外人。遇事通
融。卽能不次超遷。如有清正廉潔之士。風骨峻嶒。慨然抱移風易俗之
志。而稍忤外人。雖循良之吏。終不能安於其位。光緒帝中葉。浙江仁和
縣進上陸元鼎字春江。任上海縣知縣。審理民刑案件。往往聽斷如神。
片言折獄。縣境西鄉農民杜如桂。生二子一女。女名秀南。年屆雙十。由
其父許字於鄰村趙錫家。如桂之妻韓氏。潑悍不堪。憾其夫之獨斷。不

與已謀。乃隱諱之。暗倩慣作媒妁之陶阿喬。爲其女作伐。阿喬投其所好。卽云吾有親戚李順卿。家道殷實。擁良田百畝。新建房屋。其子三多。年紀與令愛相若。願効力爲月老。阿喬固未悉其女之業經字人也。說得天花亂墜。杜韓氏不勝喜悅。遂將秀南又許李三多。杜韓氏之弟名韓老聚。一個鄉間無賴。探知其外甥女爲父母受兩家茶。俗語索姓赤爛污。放出流氓手段。擅將杜秀南配與方矮子。此人父母俱亡。薄有資產。游蕩不務正業。生得形狀侏儒。故人皆呼爲方矮子。村里中輒鄙視其人。從無人肯爲之作伐。韓老聚獨與之臭味相投。以外甥女許配。可以弄一筆油水。且諸悉姐夫杜如桂。生性懦弱昏庸。可任其操縱。其實方矮子年過三旬。與杜秀南亦不能配偶。秀南雖非閨閣名媛。却亦楚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繡巡風行禁鴛片

楚可人萬一此種婚姻成就。真有彩鳳隨鴉之歎。於是三姓之子。各擇婚期。而各不相知。直至媒妁次第而來。相將持日帖聘禮。各欲易秀南庚帖以去。屆期迎娶。新時杜如桂方知已鑄大錯。欲保自己之信用。配定趙錫家。又素怕其妻。知非所敵。因不敢自決。過去幾日。三姓咸知此事。冰上人往返不已。爭持不下。遂向縣衙門起訴。陸知縣既閱狀紙。批候傳訊。除方矮子無父母。祇單獨傳本人。趙錫家李三多傳其父若母及本人。暨杜如桂夫婦韓老聚。餘二姓媒人。均不傳喚。遵期集訊。知縣首提杜如桂跪案下。問其許婚趙氏如何情形。如桂供稱。男大須婚。女大須嫁。古人之明訓。若女已長成而不遺嫁。非禮也。故許字女於趙姓。次問杜韓氏以重許李姓如何情形。杜韓氏供云。女子之生也。懷胎十

月抱負三年。自呱呱墮地。以迄長大。出入顧復。無非靠慈母之力。今爲父者。絕不徵求同意。擅自許人。然則爲母者。何爲獨不可作主。又次問韓老聚。韓供稱女不更二夫。禮也。乃杜秀南之父母。以一女子而再許人。我係舅氏。豈不可三許人耶。其時堂下觀審者。人山人海。僉欲觀此奇妙之公案。若何判斷。陸知縣聆三人言各成理。乃運用其敏妙之心。思提女至案。問以自願適何人。杜秀南侃侃而言云。從其一則負其二。若負父母則爲不孝。若負舅氏則爲不敬。有一於此。吾甯死耳。陸知縣故意迫促之曰。果願死乎。秀南應曰。願。陸縣官曰。死則不可復生。爾其三思。母後悔。秀南作堅決之聲曰。死則死耳。何悔之有。言次。陸縣官令胥吏自內取鴉片烟一匣。置秀南面前。秀南立吞之。須臾痛倒於地。不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省人事。遊魂四散。倏焉香消玉碎。杜如桂夫婦觀此情景。放聲大哭。彼三姓之子。亦頓時呆若木鷄。各有慘沮之色。觀審者驚駭欲絕。陸縣官當衆宣言曰。爾等三姓。孰願收此女之尸。李方二姓子皆不應。獨趙錫家挺身而前曰。某願收女尸。陸縣官問其故。趙錫家曰。某家貧。無力再議娶婦。行且生爲曠夫。死爲孤魄。今未婚妻既先某而逝。抱恨無極。願殮以三寸桐棺。附瘞於祖墳之旁。麥飯濁醪。以招其魂。聊盡寸心。言畢繼之以泣。陸縣官嘉許趙錫家之至誠。准以秀南尸首歸趙姓收殮。飭李姓方姓具結存案。且以李方二家之聘金爲之贖。遂各自遵諭而退。堂下觀審者陸續散去。互嗟杜秀南之烈。竊竊議陸知縣之太忍。及趙錫家領杜秀南之尸。倩人舁回家中。預備爲之裝殮。詎知隔一夕而秀

南悠悠醒轉。並未死去。一時趙姓驚喜交集。不知所措。議定候略事休養。交拜合卺。遠近喧傳其事。方悟陸縣官因此案遽難下判。而以一挺散令女服之。使死而復生。以解糾紛。一挺散者。外科醫生之祕藥。服之可立斃。過十二小時。藥力消滅。得以甦轉。趙錫家以最先訂婚。情意尤爲誠篤。以死者歸。而仍能婚姻圓滿。咸傳爲佳話。陸縣官辦理此案。最足膾炙人口。然其強項不屈之處。更令人欽敬不置。上海城內土地堂街。有一所住宅。門條貼馮公館。其主人爲政界中人。彼時風氣漸開。有志之士。競習東西洋文字。藉以研究科學。馮公館內設有日文學堂。於是身穿和服。足躡木屐之流。日出入公館。人未嘗以爲異。然此輩日本人。由租界入城。必經老北門內之獅子街。街之左更有極狹之巷。巷口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連橫注變許驚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有小京貨店開此京貨店者。爲張姓老叟。名祥甫。蓄叭兒狗一頭。性甚機警。張祥甫鍾愛異常。每日飼以牛肉。清晨必親身爲之嚙浴。閒暇時輒將狗抱於手中。把玩不忍釋。此狗每覩異服異言者。必跳躍狂吠。甚至猛撲其身。作嚙噬狀。此獸性使然。亦無足怪。日本人往還於馮公館之學堂。必途過此巷。狗必狺狺不止。張祥甫苟見之。必喚而制止。日本人心雖厭惡。亦無可如何。一日有日本人兩名。聯袂而行。手中皆攜行杖。狗以爲來擊彼也。從祥甫膝上一躍而下。尾隨狂吠。有肆噬之勢。祥甫亟趨店門外。大聲呼喚。而狗不捨。兩日人無法對付。俯拾地上小石塊。遂擊之。不能命中。而狗益怒不可遏。奮迅追奔。一日人之足。幾爲所傷。日人固稔悉此狗爲張叟所養。卽遽怒於張。兩方言語既格。磔不通。

始而罵詈，繼而揮拳。張祥甫且退且語：「我爲制止此狗而出來，奈日本人一味野蠻。」一時行人駐足而觀，圍如堵牆。兩日人慮寡不敵衆，身畔抽出刺刀一柄，向人叢中亂舞。一霎間已刺入張祥甫腰脅，可憐張年逾六旬，痛極倒地，血流如注，頃刻畢命。此時街上人聲鼎沸，羣呼東洋人殺死人了。兩日人見已肇禍，正想伺隙而逃。小甲聞警奔至，立將兩日人扣留，押赴上海縣衙門。一面報請驗尸。陸縣官傳喚各執事人役齊集，命駕蒞尸場檢驗。作作喝報。張祥甫委係刃傷致斃。縣官准張姓尸親領尸，自行棺殮。城內完全華界。陸知縣知不受領事干涉。回衙提該兩日犯審訊。兩日犯俯首無詞。由舌人譯稱：一名菊本添七郎，年二十一歲。一名重岡桂喜郎，年二十四歲。均赴日本學堂充教員。家住虹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鴛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口鴨綠路三十六號日本旅館內。承認刺死華人兇刀證物在案。陸縣官卽命舌人詢兩日犯。照中國法律殺人者償命。爾等有無辨論。兩日犯供稱。有多數華人將我輩圍毆。故拔刀防衛。非有心殺傷此老者。官問多人圍毆之證據有否。則一點不能提出。又供我輩願給老者家中以錢。以代闖禍。陸縣官笑曰。太覺便宜否。中國人生命太不值事否。命案發生於內地。惟有按大清律例擬抵辦法。惟爾二人分首犯從犯耳。首犯死刑。從犯徒刑。現暫收押監獄內。諭畢退堂。不料翌日日本國駐上海領事小田切。照會道台龔照瑗。以案關人命。須由領事審問犯人。口供。要求將菊本添七重岡桂喜二人。移解日本衙門。龔道台傳見陸縣令商議。陸縣令據理抗議。請道台不予准許。乃日領事二次照會。復

以日本律殺人犯無抵償之條。願出撫卹張祥甫家屬之金錢。如華官定欲依法定罪。須由華官赴長崎法庭起訴。因日本之重大案件。歸長崎裁判所審判。在駐上海日領事。無完全司法之權。其言如是。不但蔑視中日邦交。且列我中國地方官於受害地位。竟以彼之國內法。打破國際相互之條約。推測中國內地之主權。知縣陸公大爲憤慨。誓死不屈。官可去職。可撤。而兩日犯不能交還。日領事見莫可轉圜。遂稟請北京日本公使。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交涉。謂上海縣令陸元鼎。不諳洋務。飭兩江總督調離本任。嗚呼。陸知縣即因以去職。繼任者當然放棄主權。顛預從事。貿貿然將菊本添七重岡桂喜二兇犯。移交日本領事小田切。據說解回其本國治罪。蓋鑒於守法之吏。不爲北京政府所容。

第三十一回 陸和縣通權達變許黨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難邀最高機關之庇。惟有服從外國人而已。可見弱國無外交。彼對於國民權利。絲毫不肯放過。而華人則受壓迫。不敢不放棄。由履霜而堅冰。遂成今日華洋間最不平等之結果。然而陸春江好官之名譽。婦孺咸知。當時可與陸公並稱者。復有一朱森庭。朱名璜。湖南省出身。初捐實爲縣丞。聽鼓江蘇。發上海道轅差遣。後過知縣班。資格甚微。而從政頗嚴峻。上海鴉片烟之盛。甲於全國。租界上土行膏店之林立。固共見共聞。而內地亦到處皆是。最足藏垢納污者。爲華租交界之點。燈吸之家。鱗次櫛比。此類營業。往往隨時勢而產生。亦隨時勢而消滅。當其盛也。凡內地極小之村鎮。別無商店。惟小茶館小烟館。無不開設殆遍。試作郊野之旅行。必有三五矮簷。張帳設榻。以待顧客者。入於眼簾。上海

西門外一帶地段本甚冷落。僅北自方浜橋華界起點。南至萬生橋一段。其間稍有市面。此外一望荒涼。白楊瑟瑟。青草萋萋。朱氏以候補知縣。奉蘇松太道台札委。爲城廂內外保甲局長。到差以後。辦事幹練。非常。度地萬生橋迤南。設置小菜場一所。頗有振興市政思想。他若規畫建築。方浜橋迄斜橋之馬路。築成後。安設路燈。雇用清道夫。按時打掃馬路。使之清潔。不事橫征暴斂。搜括民財。而措施悉合政體。其對於惡徒。嫉之如仇。干犯法紀之事。嚴厲懲辦。不稍寬貸。其時略具市場雛形。凡流氓拆梢之事。日漸有聞。朱氏思有以整頓之。乃大捕流氓。捕獲後。加以重創。每日傍晚時。親身赴城廂內外巡查。遇有形迹可疑者。立即扣留。詳細盤問。絮絮不已。如斷定其非善類。或帶回懲儆。或當衆答罰。

第三十一回 陸知縣通權達變許鴉盟 朱總巡雷厲風行禁鴉片

務使之皮破血流。由畏懼而思改過。厥後上海城內九畝地。有改過局之創立。發端者亦爲朱氏。一時不逞之徒。多逃匿租界。閭閻爲之清靜。朱氏於售賣鴉片之家。尤取締不遺餘力。境內以此生涯者。倘爲查悉。概加驅逐。故其所轄境內。芙蓉城主。莫不退避三舍。相率移入租界。有浦東川沙籍之朱某。向在方浜橋華界開小烟館。營業雖不發達。尙堪餬口。家有一妻一女。在鄉耕田爲活。時朱森庭稱城廂總巡。朱某見烟館被逐無可倖免。乃別出心裁。設一妙策。卽後來燕子窠之濫觴。其法維何。朱某命鄉間妻女。遷出同住。表面上距離鴉片營業。令其女入絲廠作工。女名玉貞。雖出身農家。而貌尙嫵媚。芳齡十九。正春光駘蕩之時。令其妻爲人洗衣。將所住沿馬路房屋一幢。裝飾門開。一另小雜貨